



Jung And The
New Age

荣格与新时代

[澳] 大卫·戴西 (David Tacey) 著
龚艺蕾 译



新时代赤裸裸地表达出人类的灵性饥渴
它强迫我们注意被西方宗教压抑和忽视的事物
最终却创造出一种灵性消费主义

荣格与新时代

[澳] 大卫·戴西 (David Tacey) 著
龚艺蕾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荣格与新时代 / (澳) 大卫 · 戴西 (David Tacey) 著 ; 龚艺蕾译. — 北京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4.12

书名原文: Jung and the New Age

ISBN 978-7-5100-8076-0

I. ①荣… II. ①戴… ②龚… III. ①心理学—社科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294607 号

Jung and New Age / by David Tacey / ISBN: 1-58391-159-6

Copyright © 2001 by Brunner-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ly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Taly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独家出版并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荣格与新时代

著 者: [澳] 大卫 · 戴西 (David Tacey)

译 者: 龚艺蕾

责任编辑: 黄秀丽 于 彬

封面设计: 刘 岩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13-9355

ISBN 978-7-5100-8076-0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学生，
以及所有向往未来的人。

新时代说：“这很简单。”

旧时代说：“这不可能完成。”

但是先知说：“这可以完成，但是并不简单。”

愿我们能够共创一个新的灵性。

序 言

新时代运动是一场非常重要的灵性运动，荣格学者对新时代的兴趣可能远甚于其表现出来的，特别是考虑到这场运动私自将荣格作为其灵性领袖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宗教、学术和心理机构对新时代频频皱眉，但是新时代就在“那里”，因此我们不得不仔细打量揣摩它。尽管新时代的表述是肤浅而粗鄙的，但它能告诉我们时代精神是什么，告诉我们有什么是被西方意识忽略掉的，还有哪些事物需要我们怀着更大的敬意重新考虑或看待。

新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对我们的意识做出了补偿。它赤裸裸地表达出人类的灵性饥渴，这一点对我们这个世俗而唯物的社会是一种补偿，即便这种补偿并不成功，无法为主流世俗观念所接受。另外，它强迫我们注意被西方宗教压抑和忽视的事物：神圣女性、地球母亲、女神、身体、自然、本能、狂喜和神秘主义，这对已有的宗教传统也是一种补偿。当西方体系仔细考虑这些元素时，新时代就会消失，因为现存的片面性不再需要它做出补偿了。然而，体制并不会这么快改变，这就意味着新时代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并将经历其自身的改变。

然而，对我们的消费主义社会，新时代却没有做出补偿，反而简单地复制了消费主义工业的几项功能，创造出一种灵性消费主义。为了满足

我们的灵性渴望，它将灵性转换成商品，将古代智慧、原住民的宇宙学和灵性心理学包装售卖。正因为新时代的运作模式是消费主义，因此它很少能满足我们的灵性需求，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快餐”服务、一种“灵性麦当劳”，根本不能让我们满足。人类的灵性需要的是真正的回应，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因此，新时代只是对真正的灵性生活——它渴望在我们的时代被实现——的拙劣模仿。

大体上来说，新时代是美国流行文化的产物。在接下来的几章，我将探讨美国人的心理状态和灵性渴望的几个面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时代的荣格产品也是荣格被美国化后的产物。因此，我将从美国的观念形态这一角度来还原荣格，因为正是这一大众消费主义的观念形态，将荣格的生活和工作做了彻底的改造。我很怀疑还原荣格是否可行，因为荣格已经被美国流行文化彻底加工过了。本书猛烈地抨击了各类通俗化荣格的尝试，但同时，我又意识到将荣格通俗化是必要的，且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荣格观念和志向的流行通俗化，我做出了迟来的批判。

好几次，我被人问及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研究荣格和新时代。为什么我不嫌麻烦呢？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因为我们国家里大多数人都不是直接阅读荣格难懂的作品以此了解荣格，而是通过新时代简单的、缩水的作品了解荣格。在澳大利亚，高雅文化中难觅荣格学说的踪影，因为荣格被系统地从宗教、神学、心理学、精神病学、文学、新闻业以及高等教育中剔除了。这样一来，他落入低端及流行文化中，出于商业利益被歪曲和改造。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仅有少许变化而已。大多数人接触荣格都是通过美国的通俗版本。因此，对这一现象进行澄清、辨识和批判，是一种道德和智识上的责任。

我并不是心理分析师，只是一个对荣格心理学、文化以及真正的灵性感兴趣的学者罢了。然而，我强烈地希望能将自己和诸如理查德·诺尔

(Richard Noll)^①、弗兰克·麦克林(Frank McLynn)^②这样的学者区分开来，因为他们对荣格心怀恶意和怨恨。我并不是要揭穿荣格，或认定他是一个骗子，而是想将他从过分简单的陈述及歪曲的偏见中拯救出来。学术界典型的做法是将荣格与新时代所诠释的“荣格”等同起来，并对两者都予以谴责。学者们通常都故意歪曲荣格，太过认同新时代对荣格的诠释，这些都助长了学术偏见和对荣格的抗拒。高端文化和低端文化联手将荣格打造成一个荒唐的、遭人鄙视的形象。现在，到了将这种共谋曝光的时候了。

这是我的第五本关于原型和文化的书。这些作品主题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在世俗社会中寻找神性(Tacey, 1988; 1995; 1997; 2000)。我将大部分的热情用于探索这一点：当我们活在一个世俗的、非宗教的社会中，升起了灵性渴望和宗教冲动，会发生什么？我的作品着墨的重点在于神圣女性的崛起、地球原型的觉醒，我也关注理性文化把握神圣实相的失败，以及因无力倾听时代的脚步声，制度性的宗教信仰的死亡。

在写有关新时代的文章时，我试图去理解是什么吸引我——一个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年轻人——去了解这场运动。在青少年时期，我生活在澳大利亚中部的爱丽丝泉(Alice Springs)，一开始是通过一群加州的学生了解到新时代流行文化的。这群学生的父母住在松树裂谷(Pine Gap)澳大利亚—美国空间研究和国防设施的连接处。在远离加州几千英里的地方，我经历了“宝瓶时代”的末期，看着这场运动成熟、瓦解，几年

① Richard Noll: 著有《荣格崇拜：一种有超凡魅力的运动起源》(*The Jung Cult: Origins of a Charismatic Movement*)，书中将荣格描述为一位邪教的教主。本书后文有所提及。——编注

② Frank McLynn: 著有《荣格传》(*Carl Gustav Jung: A Biography*)，书中对荣格的评价也较为负面。——编注

后重新变身为“新时代”。新时代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都有商店、企业和中心机构，而在宝瓶年代，除了音乐，其他大部分领域还处于初期和地下阶段。尽管80、90年代的新时代非常平淡及商业化，却包含着灵性思想，这些灵性思想发源于嬉皮士时代。如今，几代人过去了，我看到年轻人经历了同样的反文化认同过程，尽管新时代运动对灵性力量、神秘主义、萨满教和巫术更感兴趣。灵性在更幽暗的环境中发挥着作用。

在我毕业几年后，我对后荣格原型心理学产生了兴趣。现在看来，我认为这种后荣格原型心理学与宝瓶时代的价值观和态度是一致的，不过是其更为智性的版本。这场美国运动推崇无我，追求放松，将无意识看作一连串令我们目眩神迷的神圣意象，却并没有对我们提出任何要求，或请求我们对所经验之事承担起道德责任。这场运动打着荣格的旗号，却一点都没有荣格的意味，因为它没能理解，对于与原型的相遇，意识必须从道德上来回应。新时代的首要问题在于它渴望愉悦，却不要转化的痛苦。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一切都可以被模仿：根本就不灵性化的灵性技术、毫无荣格色彩的荣格运动，以及毫无道德的人格理论。但是，把无意识变为娱乐，把我们自己变为游客，是我们的文明面临的一个非常真实而又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必然的结果，以及其对应物原教旨主义都很重要。不负责任的“灵魂旅游业”和狂热的原教旨主义似乎都在飞速扩张。

我的任务不是要对所有新时代领域的活动（如飞碟学、前世、萨满仪式、占星术或濒死体验）做出详细描述，而是对新时代现象以及让新时代诞生的原型法则做出理论和哲学解释。我将新时代理解成某种基督教西方的“梦境”。在这个梦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之中所有被压抑的面向。我要做的是，对西方文化进行心理分析，试图对它的功能失调做出解释。我追随荣格的思想，相信只有在整合了其根本病因之后，这些失调现象才会消失。还有一些书籍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对新时代群体和活动做出了更详

细的分析，包括荣格分析家约翰·霍勒（John Haule）的《灵魂的危險：古代智慧和新时代》（*Perils of the Soul: Ancient Wisdom and the New Age*，1999）和弗洛伊德分析家梅尔·法伯（Mel Faber）的《新时代思维：来自精神分析的批判》（*New Age Thinking: A Psychoanalytic Critique*，1996）。在这里，我会更多地提及新时代文化中的意识状态、新时代的心理动力和方向、海洋灵性（oceanic spirituality）、灵性物质主义，与自恋主义及自大的斗争，以及某种新式的原教旨主义，相关文章挪用了荣格的专业术语、语言和概念，将其摆在十分显要的位置。

我在墨尔本的拉筹伯大学（La Trobe）教授与荣格有关的课程及文学课，我的大部分学生都属于新时代运动的成员，他们希望通过参加我的课发展出对新时代灵性的兴趣。当一些学生发现荣格和他们想象的不同，与新时代描绘的荣格不一致时，感到幻灭和焦虑。我教授的荣格课程实际上成了“荣格与新时代”的研讨会，因为我得向那些怀着新时代假象和期待的学生们去解释荣格。

我十分感谢库斯纳特—苏黎世（Kusnacht-Zurich）的C. G. 荣格研究所，特别感谢John Granrose和Robert Hinshaw，是他们鼓励我在2000年夏季教授了一个学期的“荣格与新时代”课程。本书的几个章节最先在苏黎世发表。我非常感谢我在苏黎世学院的学生、教员以及管理人员，他们给我提供了反馈、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以及支持。第四章《新时代的荣格式膨胀》最初是在伦敦的“国际上的后荣格视角”会议上发表的，这次会议由分析心理学协会及艾赛克斯大学（Essex）主办。我非常感谢主办方及主席Andrew Samuels邀请我，这次会议给了我不少有用的反馈和评论。

感谢费城的Dolores Brien在《当代荣格派观念的圆桌评论》（*The Round Table Review of Contemporary Jungian Thought*）中对我的文章“荣格与新时代：一项对比研究”（“Jung and the New Age: A Study in

Contrasts”) 的编辑及发表;感谢伦敦的Susan Greensberg 在她的著作《心理分析》(*Therapy on the Couch*) 中发表我的文章“为什么荣格会质疑新时代”(“Why Jung would Doubt the New Age”)。所有这些文章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

感谢我所有的朋友和同事与我持续讨论相关主题, 特别感谢Janine Burke, John Carroll, Trish Dutton, Michael Leunig, David Ranson, David Ranson, 以及Eve Steel。最后, 我要感谢我的出版商, Brunner-Routledge的Kate Hawes, 制作编辑Imogen Burch, 以及文字编辑David Sanders。感谢他们与我讨论, 给我建议和编辑上的支持。

大卫·戴西

引言

渴望一个真正的新时代

也许我们该放弃“新时代”这个术语。显然，它摁响了正统基督徒脑海里错误的响铃。

——托马斯·马图斯（Thomas Matus）

尽管我们将这个有意思的词语留在历史中是件憾事，但好消息是我们总会需要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说，你可以重新提出这个术语。

——大卫·斯坦德尔-拉斯特（David Steindl-Rast）

通俗灵性的兴起

随着正式宗教变得只为小部分人感兴趣，“新时代”灵性的势头越来越猛，让我们非常困惑为什么它获得了大众如此多的关注。我们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后宗教”的，因此参与到与宗教机构的权威的现代抗争中来，但《圣经》中的劝告“人不能只靠面包而活”（《马太福音》4:4）却在我们耳边作响。非教会的世俗主流社会渴望一种新的宗教魔法，他们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探索那些贴上了“新时代”标签的事物到底魅力何在。书店和出版商销售了大量有关灵性方面的书籍，而日益兴旺的心智/身体/灵性市场也为自以为饥渴的大众提供了很多研讨会、磁带、书籍、音乐、冥想课程以及自我醒悟的讨论会。十年前，媒体评论家认为新时代运动不会持久，它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狂热，注定会落入社会潮流的垃圾堆。但让媒体专家苦恼，给社会实证主义者敲响警钟，让教会领袖不信任，让激进的知识分子蔑视的是：新时代灵性现象似乎和我们要待上一段时间了。

新时代运动远不是一种少数人的时尚思潮，在一些国家，新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力量，随时准备挑战传统信仰在宗教和灵性领域的权威。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去教堂的人的比率降到令人吃惊的7%，却有远

远不止7%的人开始谈论占星术、星座以及灵性旅程。新时代在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其他州的优势地位众所周知，即使这些州有时候拒绝被贴上“新时代”的标签。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时代的出现是显而易见的。在英国，情况则更为复杂一些。英国以自己是稳定、冷静的社会而自豪，认为自己相对摆脱了通俗灵性的暗示性影响。然而，在这种抵抗和怀疑的伪装下，一个欣欣向荣的心智/身体/灵性市场仍在活跃着，哪怕这些活动都冠以不同的名目，如“督伊德教复兴”“巨石阵节”“英式神秘主义”或“芬德霍恩神秘主义”。但不管叫什么名字，结果是一样的：偏向教会复兴派的、神秘的、非教会的或“世俗的”灵性。在爱尔兰，新时代则呈现出不同的样子。在那里，新时代被称作“凯尔特灵性”。比起其他新世界国家来说，这种新时代运动有着美妙的优势，即从历史角度来说，它和民族性和文化背景相关，即使这种背景为适应新时代的口味，进行了“再造”。

不管在哪里，特别是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年轻人的文化中，新时代都是作为与主流灵性力量竞争的角色出现的，展现出反教会、神谕和预言性的特征。当它第一次打着“宝瓶同谋”的旗号出现时，新时代是反正统的，在政治和社会上是极端的。但近几年，新时代并入主流之中，由商业工业来生产提供灵性产品，因此丧失了早期激进主义的立场，变得极端中产阶级化，成为普通人生活中某种神秘的调味品。20世纪60年代原始的宝瓶同谋与今日的新时代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的、政治上反动的——有着许多不同。激进主义唯一存活下来的地方是新时代与制度化的宗教的战争，这场战争如今仍在继续。当新时代与教会对话时，斗争精神和革命性的动向仍能被我们感受到、观察到。这是加利福尼亚对世界其他地方无所不在的影响的结果吗？或者说，我们面对的这样一种自发的灵性冲动，仅仅是最近在美国的西海岸被表达出来吗？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那种非传

统的、边缘性的、神秘的灵性爆炸，是否经由新时代工业的创造增值，重新进入了主流社会呢？

基督教与新时代

在澳大利亚——我在那里写了这本书，人们认为“两种灵性极端，基督教与新时代之间的战争就是这个国家的灵性状态”。（Hope, 2000）但有些人预测新时代将赢得这场战争。教会希望自己能抑制住这股潮流，但是宗教社会学者认为新时代会带来更多影响，并最终夺取一度为基督教所霸占的地位。宗教研究学者卡罗尔·丘萨克（Carole Cusack）写道：

对变化，对全球资本主义，人们总是感到非常紧张与不安。当谈及灵性时，人们总希望能“咬”上一口并吞下去，而新时代则完美地迎合了人们这一需求。（Hope, 2000）

昆士兰大学宗教研究教授菲利普·阿尔蒙德（Philip Almond）认为：

取代“上帝是神圣的”这一概念的是：自我是神圣的。为了发展出神圣的自我，我们不惜代价。在新时代这个大超市里，你可以试用任何产品，就好像试用不同品牌的洗衣粉。这是一种实用的灵性，而不是某种教义：适合你的就是真理。（Hope, 2000）

苏格兰艾奥娜修道院已退休的院长皮特·米勒（Peter Millar）承认：“人们希望了解得更深入，但他们不会突然回归教堂。他们所发现的深度并不一定是与‘神’有关的。”米勒继续说道：

人们可以通过做慈善或陪伴濒死的邻居来进入灵性体验。我们处于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我们不会回到旧有的表达方式中去。我们需要从一个

狭窄局限的概念中跳出来，对信仰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Hope, 2000）

悉尼大学的卡罗尔·丘萨克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新时代运动将大获全胜：

基督教是无关痛痒的。澳大利亚的世俗化已经接近完成。在未来二三十年中，新时代将会取代基督教，成为主流灵性形式。大规模迁移是非常美妙的事情。宗教市场非常拥挤，这里有一种探究的气氛。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旧的解决方案失败了。澳大利亚准备尝试一下新的解决方案。（Hope, 2000）

新世界国家似乎更容易受新时代的影响，但我们必须提防这类评论。首先，“世俗化”这个词非常具有迷惑性。一个社会可以在表面上非常世俗化，但是在这种世俗面具下，宗教感仍然十分强。例如，虽然只有7%的澳大利亚人定期做礼拜，但是有70%左右的人相信上帝存在。如果我们只从外部观察，看一下是否定期去教堂、遵循教义等，那么基督教就是“无关痛痒”的。尽管西方世界看上去越来越不那么“基督教”了，但这也许只是一种视觉错觉而已。国家宗教的外衣被丢弃，而真正的基督教教义——希望、上帝之爱——沉入到人类内心和文化的更深处，在灵魂中的位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将我们目前的宗教处境与近代做对比，可能相当有用。1946年，牛津大学的C. S. 路易斯（C. S. Lewis）写道：

在过去五十年里，在英格兰各地和各阶层，可见的基督教宗教实践越来越少。这一点表明整个国家从基督教世界转变成了世俗世界。

但“宗教的衰落”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现象。真实情况是衰落的宗教并不是基督教，而是一种含糊不清的一神论，以及它身上强有力的、男性

化的伦理规则。这一规则并不是在监管整个“世界”，而是被吸收进英语体系和情感，要求人们将上教堂视作忠诚、良好的举止和有体面的行为。

（Lewis, 1946）

路易斯认为，英格兰的国教只是从表面上模仿基督教，而不能说它代表了一种活生生的、充满活力的灵性，因为它与世俗搅在了一起，未能表达出精神的明确诉求以及耶稣基督的根本使命。据此，路易斯总结说：“所谓的‘宗教’衰落，在我看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1946）喜剧演员莱尼·布鲁斯（Lenny Bruce）对这种情形的评论更为幽默：“每天人们都偏离教堂，回归上帝。”

（Das, 1999）

一个新的综合体系

我们必须当心不要受表面现象迷惑，避免在这种文化变迁和过渡的关键时期做出武断的、无根据的泛化判断。现在需要我们拿出更多更敏锐的辨别力。到底是什么在死亡，新生的又是什么？什么是新时代，什么又是旧时代呢？

基督教的被漠视让我非常难过，但同时也提醒了我。我不得不思考：如果个人主义的、让人感觉良好的灵性将取代基督教，那么人类的道德维度和伦理面向将在何处出现？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基督教和新时代之间正在进行的斗争很有趣。在我看来，在这场斗争中，新时代会带来富有挑战性的想法，比如个人灵性经验、神的女性面孔、自然和地球的重新神圣化；而西方宗教传统的主流——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对这种个人的、非历史的神性经验带来的冲击，将在历史、道德与伦理层面进

行反击。

在基督教与新时代的斗争中，一个全新的第三者会诞生出来。在我看来，这个第三者虽然现在面目未知，却是决定宗教未来的关键。当然，新时代仍然是我们宗教文明的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元素。它代表着犹太—基督教“论点”的文化对立面。如果没有对立的元素，“论点”就不会发生改变，也不会受到激励而创造一个全新的整合体系来协调这两种敌对的元素。在荣格的心灵和文化的完整性中，我们不是要支持一方去战胜另一方，而是要忍受对偶之间的冲突，并在对立元素史诗般战争中找寻新生事物诞生的迹象。

当然，新时代不会仅仅因为有些人不认可或觉得尴尬就消失不见了。那些将新时代当成玩笑一笑了之或总是希望它消失的社会评论家最好修正他们的看法，减少偏见。即便与世故的知识分子或神学家的品位不符，新时代灵性运动中的许多做法都有深刻的意义，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对我们先进的理性和科学文化中的无节制和片面性，新时代是一种“可耻的纠正”；对官方犹太—基督教文化中毫无生气的灵性和教条主义，新时代也是一种“可耻的纠正”。

一个无意义的大词

什么是新时代？这个问题将在书中一再被提出，因为“新时代”这一术语几乎丧失了其所有的意义，急需重新检视及探究。我们需要探索这个术语在今天的意义，并且重新再造这个术语。我们再也想不出另外一个术语，像“新时代”这样深陷于限制性的陈规陋见的重重包围之中。另一方面，当我们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术语时，就会获取新的洞见，感觉到一种文化上的责任感。